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山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吳熙春

文山集卷五

宋　文天祥　撰

書

回胡簽判請交割除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日

某仰德襟期比布之竿牘齵飭謝言兹不贅吐首祈崇炯某幸甚區區此來得忝交代意者天將開攀附之緣使之拉湊一至於此惟是天賦偏於愚戇親見聖主懇

焉求言意應詔者必有中今日之故側聽逾久無能為國家陳大計者私念上悔悟勇決如此而某蒙恩至厚他人既不言則雖踈遠豈容避其責是以積憂累日冒死投匭以兾一感悟天聽出闗席藁以來首領且不自保况苟官職乎高誼不薄猶以同冡為情連屈軒車復畀翰墨一吏至又持公文以來周旋曲折無非眷愛其感激不自勝惟如前之義則有不可孤長者之意不敏謂何某尚留此待旨若數日後威命不下則是上憐其

愚而寬宥之某當歸且念咎矣而非所敢望也所有添差簽判廳公用某一切不曾祇受或郡府不以某為不肖他有情文則恐吏輩為欺而亦某所不與知也本須具狀申府惟身為罪人不敢自擬於屬吏之列得於晝諾之次叙其衷情則某之受賜甚厚也臨風拳拳

賀吴提舉西林已未

某自九月赴京師時請叩門牆蒙警策備至妙語天然式相行色篋笥間至今耿耿有光氣第某解舟至豐城

及聞新局肇更鄰麾茂畀細讀仕隱不同轍之句則雲

駛月運舟行岸移轉瞬之間已成兩樣雖然此非為明

公㷀也纓冠褰裳世道有賴焉其來上下以鄂鄂故為

之頑洞闓諸闔雲集而其正不多以此為不足慮獨賜

教時則衡陽之事明公葢已及之而中外未之信其以

十月晦至修門則聞聚毒已并流波浸漫秣陵荷擔之

事葢凜凜已兩月中間新相至則又得月十日定帖耳

然我之緩急往往視敵之起息為之則定帖者未可保

也譬如一間屋前人放火已燒及旁舍僅僅得全宅未動卒急得一曉事人率衆拯救雖千百擔水未足以頃刻沃滅明公益防火一大頭項也今事莫如袁吉之急袁巳改畀明公而鄉里又得平林為重時有明公諸人必能一心同力以障潰堤之衝藉此無恐惟内間則病根未去履翁掣肘尚多雖言路大開而奸諛熏注之深搢紳多不能自拔徒聞應詔投匭則學校與布衣而已世變至此可為慨嘆其不量其愚輒上書論其事區區

以為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於今日之難其得禍與否不計也今出關待罪已三日而上猶未見施行未知後命如何藉天之靈祖宗之休明公之庇得全首領而以周旋於義旅之後不勝願也而不敢望也封事藁止於一本付壁弟全録以呈似其踈狂知執事不笑且憐之否共惟節鉞交錫旌旗一新誼當專狀為慶顧世變至此明公方任大責重以與上下同憂患其不敢作平世語也惟明公亮之引筆嚮風拳

拳不備

回　聶吉甫號心遠

共比道從鳴珂幸甚獲下膺龍之拜蒙眷愛稠渥侍樽俎間者連夕感激不自勝別後凡百餘日數千里行役貿貿於一來一往之間大可取笑伏承寶墨鐫教備至今天下大勢所以削弱不支實坐於文物制度之客區區直欲割去絛繞使內外手輕脚便如此而後可以立國書中言規模大槩所以纖悉上下其說則末也朝廷

若不鄙而行之則台諭欲列置一帥如古方伯連率者又當再商量也區區之心既不足以行於國退而欲為一鄉一宗之謀正將擇險以為依集衆以為安但事勢浩大不量其綿力而欲舉之善後與否視吾所及何如某乍歸冗劇使命日亟返姑此治報何當一日會晤以請所未聞

賀何縣尉 名時字了翁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皋祖帳為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

勝别後不圖世變沄沄天下大事幾去其始而駭中而疑繼而憂憤又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展轉變化以至若此事變可畏矣哉某學無涵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為杜門循省之計藉慶雲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梓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以廉革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巽懦大冠縫掖交以程吳歸焉方謀奉狀至屏下而紫氣煌煌已移照鄰次交臂相失悵此悵怏當今事會方

般人才不競一杷二杷國家常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亦比類也凋瘵頽洞之餘雖近於不可為而開繁破劇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為邑得之朋友見謂官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人為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暇為之定制立數求為一定之經惠幸茲邑其庶幾乎

上丞相 除秘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正月吉日具位文某謹再拜奉書于某官某昨蒙朝廷

不以不肖授秘書省正字職事某自念非才未有庸歷輒具狀辭控既而省札降不允之旨鈞翰重促行之命伏惟聖天子之所拔擢大丞相之所提撕德至渥也某一介晚末跧伏深密所知不出田里大丞相勒名鼎彛紀功太常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下土之人求望其位貌聽其謦欬不可得也惟闢弓旌紛於阿澗束帛徧於巖野元德碩望麟遊鳳集於省臺之上想望風采以為不圖此生獲見昇平如此詎意今者宸命

收録於草茅鈎畫照耀於山谷恩光所被震悸不自持僕惟此舉不見於今世久矣夫大君宗子居天位者也宗子之家相理天職者也自一命以上所以輔贊大君彌縫家相者皆將以分奉天之責者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韓愈曰天付人以賢知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忱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命人事常判然不相侔而前言往傳動必以天為訓者人雖藐然萬物

備於我苟爲凡民則已大之爲聖賢秀之爲士天地民物孰非一己之責任重致遠皆性命之當然也由此觀之用人者非私於其人爲人用者非私於其用近臣之得所爲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貴人下之人失其靈龜貿貿於勢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爲職而無復有以貴下賤之風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無復有比之自內之義天地失位人極不立人物悖其

性往往由此者多矣伏惟大丞相勲在王家意在人物方且以不滿假處功以不驕吝處才開忱布公集思廣益嘉與天下賢士大夫以為共理如僕庸愚亦得自列於兼收並蓄之下顧僕不足以稱所舉為大負而由先生此心天命之所流行國家之幸斯世之福也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先生之用心以之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先生之用人以之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由是而言自可比

功於隆時垂號於無窮矣僕雖嵬瑣無足齒其於明時不敢自棄求所以無負上帝之衷仰承君相之恵將盡心焉某已於元日祇被新命謹別狀遵稟惟是屬有私役造闕之月日尚此遲之伏惟大丞相矜憫其情而原其後至之罪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某之補報知遇將有日也下情不勝懇惻激切之至謹奉書不備

通廟堂溥論丞心制事

某仰恃鈞慈直布心腹某昨歳四月遇先人本生母之

喪以服制未定請之朝廷遂作假俟伺旨揮後來此申
未及下而其得効其以義起禮謂先人若存則於所生
母當申心喪先人既已矣則其照承重例遂承心制自
謂仁之至義之盡莫如此矣未幾龍溪友議板行天下
謂其當有重服匿而不行一時聞者為之疑惑後巽齋
歐陽秘書守道為或問衢州曽添教鳳為詳自二先生
發此精義禮意昭然大明其竊聞龍溪友議印本以萬
本閩廣遐陬莫不有之既不能家至户曉須得朝廷討

論墳典禮意惓惓之邸報著以為令使天下知孝子慈孫之用心而不至為謗者所惑是以拳拳致請乞下太常討究一番三月末旬伏領鈞翰特蒙先生照見曲折謂其所遇在禮之變所循為禮之正且如昨者臬申已下禮寺甚以為定禮典正流俗在此舉矣四月三日忽得承受人報備至寺狀所申乃引紹興休寧縣尉蔣永吉與寶元集賢校理薛紳為證直指為其合持齊衰三年嘻其誤矣聖人制禮自有隆殺其隆殺本之人情切詳

蔣永吉之祖妾直下只有蔣永吉使蔣永吉而不服則其祖妾為若敖氏之鬼矣所以為孫者須持齊衰今先人之本生母自改適劉氏之家有劉氏子孫持重服則主祀固是他姓矣是以其體先人之心則只當承心制也況蔣永吉無祖母今則其有正祖母在堂何緣可為劉母持齊衰乎劉母之子既持齊衰其又自姓文何緣兩姓俱有齊衰之服乎又詳薛紳之母既稱為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則是嫡祖母也當時朝廷止給假三日

只從孫之本服所以薛紳再申指為先人所生母謂服不可絶也故有三年之制此正是承重孫又自與蔣永吉者不同也禮官不讀書不講義不明先王隆殺之意往往只據吏人檢至故事見有父所生母四字便謂事體一般鹵莽申上更不曾子細致辨於同異之間今且未須論其所得服如何且只論先人之服先人之母改適劉氏既有劉氏子為服且先人係出繼別位又非本位之比先人只當有心制不當有齊衰明矣若先人有

齊衰則其當以齊衰先人有心制則其只合承心制豈有先人本等止有心制而其乃有齊衰之服乎朝廷所行便作萬世不刊之典毫釐之間所當致辨刱禮意槩然非有嫌疑又何難辨之有其承心制已一年矣今非畏有齊衰不願承服但可惜禮官如此討論萬一誤朝廷備據行下恐國朝會要上又錯添一典故不免貽將來朝廷無人之誚耳今看來禮官未必解事先生揆之本心若以為其見行之禮既安徑乞從都省㸃對行萬

一已照寺狀施行亦乞改命庶不悖於人心天理之正而古聖人制禮之意得行於今其於綱常豈曰小補之哉

後朝命下許令承心制仍著爲令道體堂書

通江叅政古心

某即時甘雨共惟宮使大叅相公先生芝山清逸珍館宴超天相有道鈞候動止多福某昨歲獲走一介詣舍人門下伏蒙鈞念勞苦有加祇服訓辭至今亹亹俯仰

山林感慨年歲又若是其闊疏矣其官百年幾見一代共宗司馬居洛而相天子活百姓都人西其首而望張紫岩杜門白首而嗣皇嗟嘆用晚倚之以向中原先生今其人也上方舉元祐故事勤於夢卜旦夕爰立言人人同先生不以此覬於當世而當世以此祈於先生惟先生重愛眠食以幸世道某屏伏田野蒙賴鈞天之庇守先人墳墓幸無闕狀追惟兩年間口語横出先生進而廟堂退而江湖德於其人如出一日傳所謂生死肉

骨之情也報荅已知言語抑末傾竭犬馬尚庶幾於門牆專人上狀百拜起居冡舄皇皇末遑納拜心之沄沄如此江水仰乞鈞照

通潭州安撫大使江丞相

某在門牆諸孫輩行中而所以蒙鈞天造就知愛綢繆獨出乎諸生之右然號為登門垂二十年而至今庭下無愈之迹古人負笈從師不間道路之遠某乃不能自拔如此殆不可對人言也茲者誠不自意先生手提玉

鉞作鎮於重湖以南而某適以臬事一節奔走於賜履之内昔者詹企台階坐霄壤隔今乃得以詣大府受約束有一日斂板之便豈天殆為小子計乎某始以親老丐祠既趣㫖下再請則瀆於是姑以單車出門益馳驅數旬又須乞便郡歸養耳某四月八日辭膝下留廬陵城中始聞先生拜乾會節於清江亟亟追逐牙纛度宜春醴陵間所蹉跌片雲間耳兹專布狀重謝不敏且致恭先之悃然謁邇只遡風距踊

與李復卿長弟初赴臨安府司户日

其比者吉蠲子墨祇詷涓房留連踰浹再拜答洒蒙不彼外感荷感荷玆專布區區之心壁弟不穎竊第奉常受官京兆初欲鞭策向上工夫故多求山林歲月以自為地事不可料欲緩得速東行且有日矣此弟雅欲致一朋友相比遠役大冠峩如大裙襜如服斯服者不少也而流俗薰蒸靈龜磨蝕區區所為例指以為迂而他求所謂不迂者抱膝長嘯寡和奈何執事氣藐餘子言

根古人疇昔之日幸接光塵論議之末共為慨然其誠有得於同然者憑恃襟雅僭欲屈致崇峻以副前所期此弟天資每與義理合喪本心以求外物則自保其決無之惟是閎深博邃之學汪洋演迤之文日力方來正將從事執事與之處公餘得商略上下交闡互發他日此弟其殆非吳下蒙乎其敢不知自交際之道莫重乎其初輒拜此紙以將盟言聊資不腆别牋并致不斂萬萬控謝不遠

與孫子載 季弟與從弟從學

某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為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屑屑於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修齊之學葢皆在所法焉小弟肩項相磨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檢束故修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某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屈致之私間嘗致

稟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禮有聘謹肅將以前并令二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與胡觀洲季從

其童而習之授業解惑有所自來惟今父族母族矜佩而立受道者七人焉將同堂合席以私淑之輒恃鉗鎚之舊為此數子以北面請歲以緡錢百上之隷人禮有聘奉芝楮二十千明有初也吾未嘗無誨焉惠徼福於

夫子謹謹奉狀伏乞台照

與楊學録懋卿字景堯太學前廊

某比僕僕來京師幸甚得下膺龍之拜辱賜之不鄙軫顧稠厚闗外之別江皋之餽所以致繾綣者尤甚感激不自勝第恨匆匆聚會不及為頃刻之情以慰滿連年契闊之雅回首天上瞻金拳拳兹有稟事朋友蕭文名來新新參之客也此企可入且身事端正無復頂冒異同之弊揭揭而來欲赴春參鄉同舍往往望白雲而歸

其歸然為游學瞻仰惟執事耳其所參務本適在德星躔次之側特來展先達之敬不揆道瀆道其至前得蒙與進稍與之温存使不致落莫區區之望也

回祕書巽齋歐陽先生

某因朱月窓來伏拜誨帖辱問璧弟意極拳拳近僥倖受縣一出師門王成之造後生從政未知嚮風惟先生終教之耳金盌在質庫某處約之甚恨未能自取之乃勞先生厚費如此山林中亦無用此物先生儻之支遣

不妨更質愛用第常使可贖足矣吉甫一去連句頗孤
龍頭之約時且向熱矣奈何因便介到城伸紙行筆嚮
風馳情

金盌乃先生爲景獻太子府教授講經徹章上賜也
巽齋借而質之故先生云然道體堂書

與前人

其尋常於術者少所許可而江湖之人登門者日不絶
彼誠求飽暖於吾徒之一言吾徒誠閔其衣食之皇皇

則來者必譽是故不暇問其術之真何似也先生之於應酧也亦然今是書之作為一星士姓朱名元炳字斗南號月窗則非前者之謂是誠有取於其術矣斗南吉水文昌鄉人去吾里三十起田間談命高妙精絶盡奄同袍試以百十命應對如流而人品之大槩皆不差異哉術也問其所得何書則當汗漫於卜數家而其末也會歸於李吉甫林開之説吉甫之書人多有之以其深而不能詰若林開則人未有得其本者也斗南會二為

一而又以所得於數十家者間出而證之斯其所以獨步也某既與之訂正二書又詩之以見意其別也欲詣門下求品題某告之曰先生品題甚易至之日為先生請十數命某也如此某也如彼為先生鋪陳之即先生亹亹豈惟品題先生心肯轉相汲引即子命通矣斗南曰諾探其中欣欣然殊無憚色他人泛泛得先生增重多矣未有如斗南肯以術而取先生之知者也是書也某何為而不作事出專白故不他及

與前人

某前月二十八日因朱月窓來遠送草草一帖致起居不知是日正先生到家日也後聞稍避訪客住某寺久之然恐訪者即所在相尋亦未必能盡避也某九月十三日方及門值鄉榜未揭此一月中相過者有數近數日漸漸增多來者必數百里或百里不容不少款間居寒薄殊不能支而妄有干請者紛然多不相亮甚以為苦先生昔者於應酧亦苦之今猶苦此否嘗蒙見示每

許人作一文如置一針㬰次今某畏為文詞亦類此矣習懶亦是病先生以為何如念久闊尊候亟起援筆請所以誨朋友以某遠歸間有以羊麪問勞之者某不敢私輒以一羫一石獻之庭下某昨在宣州不敢擕木瓜宣州人不相忘近却有以此為意者知先生嘗須此為藥物謹并奉四枚一笑留頓幸甚

回劉架閣會孟

某伏蒙專劄垂示先夫人誌銘伏讀驚愴靡已古心先

生藻發清言垂光罔極慈靈有知含笑地下若此可以無媿人子矣逺日倐至栁翣載途追送傾城素車銜尾㫖於夫人契家子弟以故不能攀望引紼負負幽明不勝愧恨謹成此章一少紀哀悰以授挽者伏想隨車號痛涕如綆麋孝在顯揚顧寛毁瘠臨紙下情凄切之至

回徧教曽鳳先生字朝陽號秀峯

㫖數月於師門極間闊顧山水荒唐不自知年歲之運運闕禮多矣尚庶幾先生索之於形骸之外别後得二

子丙寅戌戌庚戌丙子丁夘壬寅甲午丙寅命不知孰
勝乍嚮風水即得三地比須具眼以為然則然向牛肉
坑所結砌者今知其大謬為棄屣矣深之昨所問館成
否何所固必新正詣清湖行禮亦不見訪往往泥哭則
不歌之意非有他也屋見説漸就緒先生鼓舞倦矣宜
作意身事悠悠何為行日可得聞否春和景明其間一
造盤谷亦可遍觀先生所謂實者更顧撥剔而後來一
來須十日乃可歸爾悉俟面賦比不能盡

回李宫教應革 號肯堂

某頃以附伯昂令姪書後未悉起居深之令弟來聞病目少寛為之喜幸日欲專价詳問飲食坐卧之節塵坌因循心甚愧之昔人云身在則有餘舉天下紛紛藉藉不如意事屏置度外專精神事醫藥靡有不濟恐吾目所受病方將驅除而又重以吾心之不寧是滋予疾也用敢於岐黄忠愛之外輒奉清心一方為獻願於大學第七章加三思焉偶壁弟有介歸就有京書達左右輒

并遣前薄物將忱徒覺塵瀆臨風馳泝

與朱太博埴號古平

其山中相望數舍而遠乃心精微無往不通僕十年受用順境過當天道反覆咻者旁午七八月以來此血肉軀如立於砧几之上虀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僕何所得罪於人乃知剛介正潔固取危之道而僕不能變者天也僕誠不自意乃於寒舍千步外得一陂陀溪山泉石四妙畢具委曲周遭可十餘里益其景趣兼盤谷環

滁而有之而其曠遠縹緲或謂南樓岑馬騎馬囊飯朝往夕還率以為常而山外事一毫不接耳目矣僕嘗羡君家山水之勝幾欲作意植杖其間而未能也然自以為旦夕必償所願不知吾壺天可以屈公一來乎烟霞泉石此不足與俗子說處知音者自不同正恐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余月必來拱被寶墨惡乎而不用吾情適凝祥觀蕭道士來訪其別也曰吾將造古平為之書以復命且道予懷而假道士為郵焉

其比及門即拜狀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偉然朶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曉起入山新流没岸碁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知者謂知可超然一笑承有訪剡之約上巳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方可乘興分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泬寥

極有磊隗欲從執事傾倒一日雲山浩渺渺焉余懷忽

拜羲獻帖宛然王立之參前倚衡也垂諭前城李氏事讀之甚駭近有假為黄節幹者騙寫其家田莊鄉廨既見之發覺昭其迹於牆壁間矣曾鑑何人又肆無狀欺愚嚇聾一至此耶某平生所立謂何豈有退居林麓省咎敬威我自為我而青蠅紛紛每使惡聲至耳莫為而為莫致而致非命也耶勢不得不榜謹納一紙幸轉之李氏以破奸猾者之為使人日為此等救過之事不勝浩嘆某向者因及執事出處常誦伐木之詩今書所云

猶若未悟禀答之次臨紙惘惘

回鄧縣尉中甫

某入山愈深於所尊敬嘻其闊矣前年足下以書議禮得一往復最後賜誨迄今不能報論其形跡何前之恭而後之倨歟坡云人情重往復不報生禍根后山云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人之度量固有相遠執事知我宜可以無前日之事今通國識其用心由其未定而言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自其定者而觀之輕重銖兩固

皆當然言語文字幾乎閏矣昨書皆精義所發卷為一通謹而藏諸後有作者將為此興起客從巽齋來能言執事日從翁樂甚因款客坐亟亟援筆寫此悁結授客以轉之左右學之不加感慨年歲山澤雖遠尚惠一言臨風拳拳

與顏縣尉復古

某自春末得一夕承顏色接話言外此皆瞻仰之日追憶是數年來書簡無虛月分袂亦不太久未有如今之

疏者也然私竊自解則曰此其迹為然不足深計知足下得我同然與否兹者恭承少迂蓬山之步暫為梅屋之游脂車有嚴滌篆伊邇豈勝贊慶執事自此開張清途摩拂碧落固其分也顧徼富貴利達以自致其身貴且重者崇論宏議所鄙者也不當薦是為賀惟邑於民社為最親惟少府於邑為最要平生學問藉是得以展布潘輿康寧千里迎奉調態嗜苦式慰兹願是二事深足為年丈賀也某雅聞說者以某日戒途懐是惓惓將

祖帳道周梧酒爲壽屬有牽制不能來謹上狀并致薄
禮以昭區區惟容頓是幸川平陸夷行者有相惟秋深
殘暑未央更乞頤輔崇重以前三接九遷之寵隨軒德
輯伏想喜氣方來錫羨山則別後或有鄉邦驅策敢不
下拜
其歲抄得承便馳遣以壞酒故人千里之情藹然可掬
感鏤其如之何茲得嗣書於令弟來歸之便尤見崇篤
喜審議論於帷幄之親出入於錢穀之會滿腔磊隗庶

其有以自試矣來教自咎以為浸淪汩於俗吏之歸此意固超人一等孟子論仁賢而必望其有政事財用之效葢績用聲猷不可相戾本末一致焉得就此以遺彼自賢者徒以清浮為高而無益於實然後小人得以事功自詭今日挽回君心轉移世道吾輩正不得不自力尚可以俗為尤乎伏惟尊同年其懋勉之須承刊委比於敬岩之前亦屢說項非某私於所親名德如許區區欲自默本心亹亹白有所不肯此老亦既有所許矣坐

席未溫遽為林麓之歸一場説話又付畫餅雖然長松在林利錐處囊翹翹傑傑旦夕諸公爭羅致不暇瑣瑣愛助何足為説某奉祠侍親頗於讀書有一日之樂朝市紛紜怨謗之府某雅欲退藏以遠罪咎賜教極得同然之真或政事有足為庸陋矜式毋惜刊曉一二因以具報情悃非筆可既專規嗣布

與聶吉甫

某於斯文契闊數年於此載酒問奇豈非夙心而相望

百里離羣索居甚貿此愧以其傾嚮輒私布之先人季子生二十年矣號曰學文實未知方有從弟一人同堂而習年相若而學相似也閣下沛然古作籍甚時名所欲北面而從事者衆區區欲使二子者私造化焉間者疑其不可諗之朋友故以為請不圖閣下不鄙夷而許之敢專書以聞閣下肎與之盟豈惟二子得以受教僕也不敏實嘉君子之賜援筆荒蕪臨風切切

某作別近一月是一月中稍從事魏晉間歌行若不能

彷彿魏晉間人不可作那復問向上非獨自歎世代亦可感念安得英妙沈著如心遠即日執手共論此事其平生斯文幸甚此數月心迹相親近方自歎解后之晚而執事即欲舍而去之柰何僕恐於主賓之禮實有未盡輒托絜矩謝過并為弭節從容之請憐其至情不曰麾之門牆豈非三生之至願俟命切切

回王國智

某歲前作稾字輒致松裁之請專夫十餘虬孫載道一

日塞破吾屋即乘天時遍布滿山矣異時車馬相過山神欣然迎拜必曰此吾東道主云擾甚布答膚率別作謝狀

與劉司户三異號古桂

某自别不獲奉起居忽聞小爽調攝昨見當風輒睡不禁生冷嘗憂其必爾看來衛生之書誠不可忽也心遠云來時及拜問已幸勿藥極以為喜暑天將理正未易某欲助數藥而不知當用何品謾遣芝楮百千為意且

宜深自愛護候其可出見訪未為晚也南史正本遂可得否便中謾得介意為荷詗候草草他規嗣布

與胡瑞逸

自別後日在山間搜奇剔怪得二所曰闕微曰上下四方之宇幽閒曠邈超偉軒張其奇又在中磯兩峰之間之上君再來足以抵掌大笑翠晚又改曰浮嵐暖翠釣雪改曰六月雪特立改曰至大至剛以直我非好怪地適足以當之君謂如何新昌弟一介至門館轂之議諧

矣專人導其來庭下請君莅盟江南春小天和景明山靈川后畢獻萬狀欣然有應接佳客之意不遠二百里杖屨容與乎其間不亦可乎凌遽信筆未究欲言

與黄主簿景登名瀛

某輒有所請鄉州有俊傑士曰胡君名天牖端逸其字也十年前學校定交意其旦夕獵獵乘青雲而上尚遲決科葢其命然心甚敬且念之來山中聚首半月且留度重陽問其館穀則未有所嚮也此君有能賦聲於應

用更高好自修飭不為流俗足下若與處日從三益豈曰小補之哉其家事自好而嚴君主之端逸歲得百千上下則從人泰然矣萬一賓廡無虛席則明年君創員以料理之多費以取友美德也端逸留山中若蒙雅報見及相其受弊而歸是所至願

與劉正伯知瑞州日

其江滸分攜流光如駛每荒城雲合笛韻沈沈吾故人之思未嘗不往來於懷也禿筆鉗書曾無暇晷東風順

冀乃有飛箋如之何不喜執事垂光虹蜺濯髮雲漢少須暇之駕秋濤而湘春錦矣燒尾光芒薦靈角尺山中猿鶴先侈光榮某癡事未了誤渥徵行三辭弗俞旨且俟代持其觚落不斂者如之何而任劇哉託愛宿昔不同他人何以教之因風馳泝
其久不交訊坐積尊仰忽蒙專价惠報寇事桑梓驚動南望惻然正具復間得鄉里信來乃聞十六日破王山次日破新安吾鄉必不免矣財物所未論屋廬所未論

不知一鄉人命是時得脫與否未有嗣音為之哽咽已作書控倉使乞兵勦滅其即日交梟事當以滅寇為第一事毋慮尊公朝議近況想安適謹附拜一忱郎君新功日富次者且聯翩而上矣可慶可慶草草修染媿甚

膚帥

回鍾叔玉三帖

某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間聞命誤節湘羅笑人方循牆丐祠以安半菽倘拜俞音春晝花陰猿

鶴飽卧亦五雲之密蔭也裒褒渠渠饌禮郁郁固不敢當亦不得不拜草此稟酧尚規脩謝

其昨承令嗣於京相過眉目森秀真可喜也承以至德觀牌為諭便筆偶已染就今謹封納切希視至

伏拜寶翰寵有臺餽塗抹無羊之詩珍重來年之意我之懐矣我之懐矣親戚往來本無所不可受獨其名曰前日嘗為其事也若然敢不重拜以辭吾黨相與誼如一家緩急相赴情之所有而足言謝哉非曰不恭其所

操挾如此薄言稟報未既由衷仰幾台亮

與隆興黎節判立武探花

某自大名震盪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願拜實不知前此固嘗坐下風而揖餘光也去年汗漫一出道過清疊解后捧檄歸省江皋草草相見道舊恍然驚喜過望至洪甚恨匆匆郵亭晤語外無從嗣集蹤跡展轉重見黃花所思天一方令人回首其恃氣類之同輒以士薦漕闈新貢元劉君子俊吾鄉清淑之英也所居門巷

相接文學卓然可稱遠器今年以登仕得舉士者以為晚旦夕詣星臺下謂一世龍門以未執鞭為恥敢告賔榮許其漫剌見所未見劉君歸可以語人矣西雨南雲臨筆馳泝

與劉民章子俊

某自湘花別後其人如玉夜夢見之名網猶兎罝然不足以得横天之翼每為咄咄三歎空同上得書乃知猶為修門客何留滯周南之甚耶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

化為緇又云棲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青山屋上流水屋下歸來自有樂地乃欲以外物之盈虛為面顏之有無為執事者左計也乘興而返萬里足下可以遠道為諉乎其昨報舍弟令贊千騎之歸為奉薄贐想已稟達歸哉歸哉臨紙引領

文山集卷五

文山集卷六

宋 文天祥 撰

書

與梅制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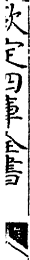
自去年滄浪使者歸米氏真帖又三四往往多從景明便鴈來也洞門窈深雲山千里騎黄鵠跨白鶴恨不得一日共君其間風雅比興韶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寄

意而不倦鬼神閟吾山數千百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木澤澤光價益倍章之三十二詩四時朝暮之變皆有其象獨以一詩當一境則有不相似者混萬顆珠璣作一片圖畫而江山無異辭矣謹頓首謝頓首謝子秀別三年漸成六考通籍金閨止爭浮圖一穎近書謂赴吏部銓將取一闕人豪如此猶落骰子選豈非朋友之責哉歳月易老功業宜壯早改官去即仗麾建節無滯碍男兒事庶幾哉碁當年間亦大參差江西代者激為波

濤使人彈指剥剥賴君之庇天日皦然今可以適吾山水之陶陶矣比詩云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君念我悉度欲知我近況不敢不白甚惓惓故人之意豈一飯而忘顧數百日内不能専一价附書殷郵又不敢信以是契闊瞻仰充塞懐抱而未有以發也李彪請假歸道出琵琶亭下率然伸紙意之所至不擇言語臨書神爽飛動

與杜教授抑之字伯揚號帶溪崇仁人李梅亭高第

辱早春第一帖遠佩意真每一念吾弟輒思老成吾弟一出幸無他微執事教訓何以臻此不知菖蒲前後書琴得至山中否近來心思稍清頗得專意研討亦時不廢吟向嘗令吾弟訪問南史正本與晚唐百家詩想亦可得如未也執事試致意焉古桂留館中日得誦習毛詩因知求選於選止可為選之子孫求選於三百五篇則選之兄弟可進也相見當為執事傾倒之偶遣一价信筆布露馳泝雲表














回謝教授愛山四帖

雖塊坐深山於時高人韻士鼎鐺獨無耳乎載酒問奇道之云遠徒有是心而未之能也不圖五𥂕道院屈居仙容階蘭砌玉與亭芝相照映每思吾仲取友必端未嘗不自歎獨學之陋手書寵貽清揚流動雖未見猶既見矣何時簪盍慰此忡惙臨風馳報書不盡言

寒簷積雨抖擻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為拭其落落白雲間一幬春緑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借

所蒙君言過矣然醴露醲郁波及溝斷企瑞芝而遐眺
佩金蘭之永好也美人一方書琴自適為誦停雲三過
日於仲氏便价得書振衣快讀恍焉眉宇之迫吾睫可
人不來蒼苔滿徑得無忘把酒看山時約耶西風逼人
桂香浮動天池鯤化摶扶摇而上之捨愛山其誰屬魁
卷紙一幅納之文房衣被琳琅騰翥光景楮生輩亦將
侈其遭矣薄言占復掛一漏萬
山中度日如年落葉蕭蕭凉月墮砌起視寥泬安得知

已握手長吟寫胸中之耿耿以相慰藉耶杪秋餘熱猶壯二豎者雖相戲而不吾虐予亦縱其所為倉扁輩未嘗屑屑然也久之不覺脫然去體是又不治之治有勝於劑餌者寵貽手札問勞渠渠故道其所以然而以復於執事

與廬陵劉知縣庭薦

采山釣水飲食於大夫之境三年于兹門無公事得至於百里之室幾於魚游江湖而忘江湖矣伏諗解印西

歸揚舟東下昔者河陽之李今茲南國之棠諸父兄子弟服習長者教訓恨不留鎮此土雖然此一縣之望也縣私土子人無所不治是中都索包總有相道焉行矣僕將大其所觀其山深閉門杳無城郭信風傳令尹新舊之交未及馳慶乃承手書顧走告別江頭折柳奈何不敏為之慚對將命四壁空寒一無可為載月助者知心天遠解后何年詹沂風帆江空渺渺

與廬陵李知縣詵孫

某邑人也聞令尹之來不能隨父兄子弟迓千騎於郊外敢自訟以書惟高明察之某玆審承命九天涖封百里初條甫下闔境爭驩諒為慶愜某官氣宇鴻明風猷駿厲脩程步武空萬馬以無前清水鋒鋩解千牛而不頓吾廬陵號壯哉縣詞訟雖繁而詩書之家衆版籍雖廣而期會之事省約之以清淨捷之以平易以公之才恢乎有餘地矣會成美錦遄趣溫綸某骫骳一世之沈浮人也所占籍處在治所之南十舍而遠雞豚可千戶

民淳俗厚僕也相忘於漁樵而今而後其得一廛之託矣僕實何者首辱箋函以此事當路之尊貴則有矣區區何足以當之輒裁箋賀上并鍾鼎大名歸壁涓吏伏楮卷卷

與廬陵陳知縣堯舉

昨歳京華天作解后每念晏公在陳歐公在潁二宋二蘇千里往訪竟日從容以其不才受知場屋且二十年良覿乃僅如此視子瞻子京諸公不知何地著愧匆匆

汰去過荷遠將一目江空暮雲如水渭濵之首寧為他
人回哉兹者伏審肅持鳳檢出宰螺山車馬實來旄倪
胥舞伏惟驩慶先生聞多而學廣事熟而心精筆力干
鈞捕龍蛇而搏虎豹雲衢萬仞騎麒麟而翳鳳凰末秣
馬於天津乃著鞭於雷邑竹松林裏不妨編簡之尋桃
李蹊邊細數枝柯之長小紆盤錯便起扶揺某閉門山
中傳來邸報忽覩先生為吾邦一來古人重師友至有
塗竄片言隻字以冀萬分益者嗚絃千室中有老門生

在焉知公不能用其恝然矣惟素性疎孄無城市蹤跡謹避聲利不沾借於公私自今以往陰陽和風雨時曉猿夜鶴左花右竹吾君吾相之恩亦吾座主之恵也劉聞前茅在郊謹具劄子候迎臨風馳往

回樂安唐知縣元齡

深山中俯仰漁釣久闊時箋使者忽來計一往一返殆幾千里君之厚我感無有極他人作縣驚惴若不可以一日先生為之優游政聲洋洋乎盈耳難易殊絕葢必

有為之本者旦夕細滿綸綍在道璧弟以斯文受知僥倖通政書來謂汪邑當在春季繼此望洋方新尚賴教誨庶幾自淑刋曉寺記徼奬予不及此惟平生於浮屠無所見非敢有所擯闢於其家數全不曾從事耳恃愛直布尚寛方命之誅嘉貺頓拜薄物非所以為報臨風悚仄

回劉運使應龍號實齋

比承一介使人陟我山麓問外自梅外來執事恵緩一

日之好其與人也重以周則既感激所蒙致其多謝之私矣未數日從驛吏取近報伏審升班西閣移節南昌提封不隅於故家父老相誇於盛事仰惟慶愜甚官揚休山立玉潤金相方其為御史也風采所摵聞者凜栗及其將指於楚越也滿腔惻隱人所不滿之處入麁入細之規模可以槩見歸來麟閣還本等地位已竊遲之西江淍鮒延首福星誰為朕行耳印未決公未至闕下就道相屬亦曰此公鄉里煩公歲月又將出少府節召

公歸矣其嚮者得節亦曰鄉部後來召篤數月而不休嘗試思之近年如宏翁矩翁未嘗不漕本路而二老之所以鎮壓羣動者年德位望自是過人而持斧之役旁午豪譁又非計使比也今執事繼二老芳躅仁聲賢聞之著於人久矣萬無不及惟有過之此所以宜賀而僕之所以亟拜此書也前茅出嶺聞已多日勢必馳上巽書歸鈞山以俟命上方屬意賢英亟疾其驅惠我江國臨書不勝瞻依之至宏翁包宏齋名恢矩翁曽矩堂名穎茂

耕釣山澤飯蔬飲水不自知歲年之運運也使者維何云自南浦飛雲五朶居然下之寒谷陰崖冰霜積沍春風不擇地而至有如此者其官天和晬穆地望高清夜占天文福星直斗牛之分薄蓬萊厥承明為桑梓此來釣山之下雲霧漬薄油霖甘露流注乎大江之西部人歡呼吾父吾母帝曰勞止歸遂相予僕何幸身親見之其山人也其於當路厥有等威不敢屑屑竿牘致歲時之敬謙尊而光禮出倒置德盛仁熟悚然稽首落霞孤

鶩水天茫茫既不克傴僂請拜棨戟之下心之精微寄此函尺永言歸嚮江流知之

與袁守雷侍郎宜中 號省身

某前年赴宣州道滕王閣下望山川英氣稽首人物欲擁篲造門而舟車異趣僅能拜書問花竹平安而已亡何蹤跡展轉不遑嗣音歸卧蒼苔益以疎闊其戀戀門牆之心固如水之必東也某比者伏閲邸報竊審小紆紫橐近擁銀符吏竦旌旗人傳襦袴共惟驩慶欽以某

官抱經濟之祕稱磊落之豪青天白日鳳凰百年美瑞高山深林龍虎一代傑魁上方寤寐仄席圖致太平甘泉舊臣不當越在遠服名藩歇馬姑曰起家徑執事樞旦夕有詔某庚午一出殊與戊辰相似去住匆匆取笑當世杜門深念益求寡過未知所以稱塞於知己之道君子不棄尚惠教之某久聞紫馬赴鎮空山不能專介申賀適逢過客輒寫其私以自附於大厦燕雀之後相望一方馳泝切切

與中書祭酒知贑州翁丹山名合

晨起冠帶輸寫積誠世俗竿牘曾是足為有道者言惟高明索之形骸之外其青原白鷺書生耳童子何知作習句讀凡先生之精神意氣粲然於言語文字公之天下以淑後學其旨甞得以朝斯夕斯焉衣被遺餘曾不自意早以名知於人有我師焉生同吾世驅馳四方乃不得解后其日夜興起謂當何時而後得免於常人也流年堂堂實勞我心共惟某官孕光岳之精參天地之

運大忠大雅萊公文正之心不倚不偏伊洛考亭之學
斯文落落上帝惠顧天門夜下龍虎章授公以柄轇轕
璇璣經緯星辰公從兩制稍發蓄積然後坐之廟堂為
天子興建禮樂洗千載房杜之陋太平之期適當今日
㝵退歸以來有泉石十里足以為適浮空變態日過其
前飯疏飲水自求吾志竊伏思念空同鬱狐如在屋角
平生悁結云如之何輒因此時以姓名通之門下一言
終身尚庶幾焉園丘慶成上方親事少府出節必以公

歸迎拜東帆螺江之滸以其時可矣山斗高明臨風切

切

其伏自空同玉節順江而東獲從中流迎候鷁首雄文鉅册間想象變化如高山深林龍虎不測不圖解后遂

拜堂堂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金聲玉色夢寐以之自先

生振衣登朝手提文印以照四海國家誥令典册爗然

先秦西漢之上學校之士莫不從風興起彬彬郁郁爭

自磨濯以正法眼作大宗師世無歐陽不當在弟子之

列朕知稽首矣主上尊德樂道師用賢哲論思獻納日聞正言孔孟不得用於周光禹竟無益於漢才與誠合學與位偶儒者之遇未有榮於此時者也大學之功用至治之福澤何幸身親見之朕疏脫之蹤分安山澤起家誤渥忽畀龍藩聞命彷徨莫知所自如聞天上聲光假借非一意若可與從事斯文者自古聖賢之佐英豪之輔莫不垂意人物薦進拔擢變天功經人極罔不在此共惟盛心卓犖度越流俗而朕則非其人也夜瞻紫

微徒有頓首脩門懸隅久曠音題屬請事祠官冒馳一介軏嗚忡惙未即趍摳顧言玉持金護為世道自力臨風切切

賀翁丹山兼憲

某熟視一世靡然風塵刀筆何從縱横旁午架漏於士民之上而世之言人材者率如是而已安得結輩落落參錯布滿天下使萬物吐氣僕嘗擊節於斯言悠悠空山誰與語此茲者喜審肅將繡節通涖銀符山川不改

於空同風采一新於江右共惟其官淵源接乎諸老氣槩聞於當時人物眇然真中流之巨屏文章偉甚稱南渡之當家輩行諸公鈞樞十九夜半一札趣歸蓬萊以其時則晚矣上方式敬由獄乃眷西顧非有志念不足以洗寃澤物非有力量不足以懲暴詰奸故予環之寧遲而乘傳之若屑太平之責正在方來以公歸兮政枋焉往其碌碌不如人獨有愚戇不能改其素追記前年冒乘君子之器他不足道惟奸宄豪横稍稍鋤擊淺之

為日月雖未得盡行吾志庶幾無失職之恨人情畀淺憚繩檢而樂姑息矧猶未免鄉人譁訕朋興以要其得罪於小人也果矣伏惟先生昨者不賜鄙夷心聲往來譪然氣類之意甚誠不知何日得以執鞭下風勿覩除綸心目開朗我輩從事俗吏奪氣豈獨為一道賀實足自壯謹專人上狀頓稽庭下少伸門牆燕雀之悃蘋藻薄羞別紙惴悚

賀江東憲方逢辰號蛟峯

朞當公在螭坳時嘗奉一紙書至于閣下書上未幾而公歸蛟峰矣譬諸草木臭味實同詹望雲山臨風切切朞茲者恭審升援秘丘宣威直指西臺與政㢠嘗識頻濆之文東路洗冤亦以行濂溪之志六絲初駕一佛㩁傳共惟朞官色正而芒寒揚休而山立言語妙天下材稱一代之奇出處重本朝望在諸公之右自夾侍玉皇香案等而上之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國家重更迭之制江湖一節煩公驅馳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公所學在

此歸哉歸哉中詔在道其山林之下靜觀世故其於君子進退安得不致其惓惓乏山父老迎擁星軺以時考之可矣輒馳一介自附於門下燕雀江水東西心期天遠臨紙欲飛

賀前人除江西漕

某東書歸隱有釣遊之所曰盤中兩山對峙間以小溪曰步溪上極目滔汨輒自以為晝夜不舍此溪水會有達鍾陵時而其塊守漁樵則曾此水不若耳昨孟君壓

從沓昜遣介來嘗爲書附申起居相望千里亦不知上
徹果何如時也某茲者伏審班仍寶殿節峻冰臺貫索
沈沈方轉芝山之曉使星冉冉又回南浦之春一水東
西二天今昔伏惟歡慶欽以某官寒芒五緯絶岸孤峰
生漢子陵之鄉雲山一日派唐處士之譜風雅百年雖
已跨海而望蓬萊猶肯濡絲而諏原隰濂溪道脈雙井
詩香流馬木牛既無媿於千古落霞孤鶩應可對於二
公所謂旂常特吾懐袖某碑兀抱虛真無所用於世曩

六巒使江之左每依餘光以自映帶今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圄德宇而處自玆以往夜月如水猿鶴不驚田夫芸子各適所適則何啻如天之福郵傳所至不勝燕雀私情即日謹奉書爲賀臨風馳泝

回許秘丞自號果齋

其火龍之歲從集英門綴行而出風流雲散回首參差不自意去年待罪闕下獲接英游心事流行日星垂而河漢流也湖陰送客風露滿衣移語崇朝英槩亹亹歸

去來山中至今夜夢見之新昌小弟夙被奬知嘗察之情終始一日伻來遞示五雲光怪照室此豈四海九州無情人耶鄉風九頓首尊年丈山立時行日光玉潔長樂鼓鐘西清帷幄終當著身風日不到處轇轕雲漢經緯星辰爲天下開文明太平之運甚被朋光潤實與有焉某既還里閉入山讀書杳不知山外事天上故人重相顧念適逢便武輒謝所蒙餘祈爲斯文珍重慰此引領

賀倪提舉普號警齋

其寄跡提封其水其丘童子所釣遊君侯實照臨之報政將一年矣其猶未能以民禮見自盤谷西南而望城郭在焉相對五雲輒移時不能去其茲審宸綍鼎來庚臺肇建讀皇甫記已蘇今日之疲民傳紫陽心又舉向來之荒政風行新令雷動歡聲欽以其官神驅五兵才入八面作真御史以直道而事君稱明監司行本心而澤物公來青原父母其人屬時常平矣印六服牧伯無

以踰公者西江涸轍久煩公拯活歲月少府出節中詔又冉冉出建章矣其自聽除綸即欲自附於門下燕雀側聞雅志引卻甚真上方倚賢者以共理烏乎能從臺治一新境内為動其甫及拂紙行墨以贊東注之盛嘻其晏矣世俗所以事尊貴以鱗甾從事公有道人也某不敢出此臨風飛動

與新知太平州趙月山名日起集英殿修撰川人

某去年待罪闕下幸甚得一再交書幅中獨樂近在吳

門入秋正擬專介候猿鶴起居會去國不果黄强立自竹所來相見於六和塔下遂蒙寄聲多謝故人厚意自是而入山愈深杜門掃軌無復南來鴈足矣壁弟學製新昌新年見告二月遣人詣門牆通問輒寄所思寫之竹筒既行伏覩除目欣審仍班内撰領權東藩一札起家千乘載道共惟驩慶執事青天白日之質望之知為正人千兵萬馬之胸識者推為豪傑六合悠悠風埃滿目所謂江左管夷吾公其人也偃薄起伏如神龍天馬

不可羈牛渚天門一瞬萬里亦足以發其中之所存矣天下事方有賴於公時來為之孰之能禦其夙昔荷相知出人一等以此不敢自菲薄一别十年浮雲進退何足為達者道而學不加長每每自憐久不見叔度鄙吝固宜自今得聞一言三日後刮目未知於吳下蒙何如也偶遇新昌便意其介尚或未行輒附賀狀并寫戀嫪萬分之一相望泬寥臨紙馳泝

其風雪殘年中使者以餽歲至嘗草草拜狀竟未知果

達籖房與否過年百二十日是閒何限傾倒毛穎輩不
任事姑寄一歎比審放纜長江休鞍盤谷執事自宦遊
以來敭歷中外垂三十年曾無一日得從五畝花竹之
樂金山鷗鷺甫比尋盟如負者之息其肩行者之休於
樹一時瀟灑比軒冕束縛瞠乎遠矣浮雲滿山任其往
來太虛真體皦然萬古其歸來兩年處積毀震撼之餘
差幸天者之小定自有溪山足以遊釣漫不問其他有
詩云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

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欲知近況此其凡矣念人間清福莫如一間幸而吾二人皆可以自適獨相去遼絶無從合并江東暮雲長長在眼輙專人奉問潭府居處之槩即辰夏氣方深共惟靜養淳和坐消熱惱神明護持式衍方來川至之福臨紙耿耿

與知言州江提舉萬頃號古崖

某兩年乎山中春猿秋鶴木食澗飲益頽然世味之外者五雲繽紛麾節夾招搖歷勾陳而下青原白鷺浩有

生意其甫與溪倪谷耄頽手蒙幸乃大化驅之出束書就道修民禮公堂下組豆春風簫韶夜月籍之以詩書禮樂之光多矣明公以洞庭五老之胸時雨一路曽未數月春旗霜艘風采軒豁所謂動揺山岳細事耳少須暇之棣萼棠陰先後醲郁夢寐五采衣被八紘持國弟兄盛事再見大江以西之父老子弟豈得以私我公哉其自解維江滸風濤回薄抵昭亭下是爲子月丙寅大壊積楞觸手病敗雖日夜爬梳會肯綮然肓豎浸淫非

乜劑可藥肘後寵靈公不我靳則宣殆庶幾乎惟故山松菊沐浴瑞露而隴蜀之望復切切微疇昔不至此其日墮倥偬神馳祭戟甫奉陟簉則已魯皋籍獨不愧於心乎歲將新矣願言滿頌盤椒對揚綈綵此豈無委嚴立下風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某實與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

日隔日一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飢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榜一申嚴之至期却當取稟但四竟委有可憂葢吾州從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見多有趁龍泉永新運糴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

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低其嘗答書云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趍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葢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為贛計不容旁及鄰郡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

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朞自聞琴鶴言歸即戒笋車擬送别於吉水新淦間初十日始得初八日申時賓翰則知去期甚速始意不可得遂即抖擻作詩馳諸使艎意必可相及僕自城還則知解維已三日臨風悵惋如失廬陵四竟皇皇流離入贑過吾鄉者無虛日豈弟父母久拂衣去之細民嗷嗷皆謂曷不留我公撫我妻兒婦女一無異辭此即公論在人心不可磨滅處吾輩仕宦得如此即無愧漢循吏

傳浮雲得喪何足較也其念受廛兩年當使君之行不得往送詩又不達歉負為如何亟函元詩并拜此紙從新昌壁弟處借一兵走詣潭府不知紫氣在芝山或在廬山邪引筆馳泝之至大丞相古心老師其不敢容易上問鈞履丐為轉道詹依卷卷

賀知吉州黃提舉器之名鏞

某竊依使天冰雪深山與猿鶴卧送流年繙故牘於左泉右石間非賜邪每飯斗項必矯首畫戟下玆審郡楊

帝璽節畀天囷千里光華一道鼓舞伏惟驩抃欽惟其
官眼空四海胸著千年振代直聲鼓雷霆而潤風雨鎮
浮定力載華嶽而繫星辰衣冠紫禁之神仙氣類青原
之忠節旌麾一顛草木交輝地私二千石之陽和天薄
十一州之福澤璀璨六絲之遣礌硠五袴之歌即賜召
環遂高聽履其受屋幸矣公朝念其久廢誤節湘行顛
倒綉衣不堪重著陳情丐祠以安菽水之奉尚徽均引
俞音旦夕下俾得酌泉飽蕨水之北山之南地主之賜

也於馳賀之次仰布其私干瀆峻清臨楮悚悚

與前人

某日者繹耒山中僕僕湘役走公堂修民禮且申假道之敬蒙主進吏位之堂上再三祖帳殷勤臺餽絡繹視屢訳且絶等至於開心見誠憂愛亹亹一洗世俗崖岸某鄙吝久矣微大雅無以發此意殆未許諸兒覺也小隊出郊追送作遠自違森戟雲樹渺然連日欲作書道歸戀之槩征塵在衣筆硯爲廢偶宿分宜七里殘日入

户輒寫綢繆風濤滔滔婺緯忘食金護玉持世道將有嘉賴歸鴈草草尚諆裔襞

賀楊提刑允恭號高峯

某昔者望七十二峯於洞庭之南以為嵩恒岱華類不可易見五峯三市之近皇華臨之遂得以相望下風未見猶既見矣廼令使帆凌空泝灨石而上僕家去大江濆可四十里天其予之以一日迎見之便慰此平生云胡不喜某茲者伏審庚政告功刑臺建節褰帷而問風

俗猶昔四封持斧而行東南于今三命旌旗初動約束一新仰惟其官識透萬微才當八面陽道州撫字之政所謂吏師元刺史參錯之奇可布天下天子以公篤於倫紀使得以便綵衣堂上之奉乃眷西顧如此江水一節常平二節綉斧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平反一笑庶其在此公歸廟朝即典風化一家仁一國興仁尚觀大學之顯效某杜門掃軌知事常後忽里巷父老驩傳明使者將至伏櫪之駑躍躍鉦鼓往事如夢不足細陳某

所深自幸賀者三閒風雨託諸提封小人有母繼自今得安於其子之養是則君子錫類之賜朋之無斁堂堂在目即聽匪伊輒以書先精神孤往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昔倚同朝自詭相好兹不得又以繁縟為疏遠惟公勿深訝某行吟孤嶼回首吴山烟雨中書郵來往時從汎穎欽尊仰汰歸深窅姓字不到雲霞外分正如此非於名門有所簡也階符在望徒有稽首某兹者伏審朱

轄春動紫馬星移民樂耕桑簡靜方安於晉國州稱富庶勤强更屬於張公兩地送迎二天今昔恭惟驩慶欽以其官霜明月湛玉潔冰清端嚴有大臣風澄不清而撓不濁循良入漢吏傳寬有斷而愛有威小停櫂於天津頻合符於江國歲之不易民胡以生將甦青社之飢遂易淮陽之臥竟上爭杜衍雖去住之艮難席前問賈生恐傳呼之已迅自天子所以我公歸其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為公私撓獨蒔松百

畝日騎牛叩角其間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
吠猿號鶴嘯各適其適則其受賜多矣侯迎之初不勝
依倚謹具劄子自陳燕雀之私何當嗣狀

某屏居一壥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録示省札竊諗朝廷
為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樁積賑我廬陵而賢太
守敬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恵
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
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

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闊狹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糴價錢皆旨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户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為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若親民若其以實愳及人為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

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凡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為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令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歷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歷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徑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為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

閭里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有管見凴恃寛貫又得稟陳

回吉州西倅賚檢閲全器

某昨嵗待罪闕下明公騎鸞驂鳳下我青原相望寥廓不能以時刷翎振喙從燕雀來不圖天孫雲錦飛墮几格金聲玉色粲前倚衡固不以既見未見為間然也某

官欽嶽翠以為神氣卷湘水以為波瀾駕蓮葉而味玉書仙芳纚纚搴芙蓉而挹斗柄道運堂堂長樂鼓鐘西清帷幄轇轕星辰經緯雲漢固其分也風月神螺小比盤礴綠綈方底王曰遄歸其旦旦為斯文屬目昨承使者之來即從脩門作意馳謝會匆匆去國出處殊科歸卧悠悠書尺盡廢光陰不堪把玩歲年如許忩厚意久不報瞿然薰沐祇對主書耕釣一壥五風在上臨風詹泝之至

回江州李都承與（號南窗 閩西人）

朞頃風颿回薄自湖入江目穿高牙恨臂不羽一棹從湓浦來五雲絢爛照映清越對桑落而飲故人之酒擊中流而聞夜覺之雞至今使人意氣激昂借力下風飽我蒲腹乃以丙寅視篆芟舍下塵埃抖擻末繇面謝軍將扣門斜封三道突入眼角臺魄便蕃綈袍之私何以持報共惟某官闗洛耆俊韓范聲名叅井鉞旗聨寶奎之錯落江淮草木被王節之昭回吟嘯庾樓梅花噴薄

老熊當道貉子不敢越一步夷猶岸幘蠡管莫涯方面詠不敢辭圭錫以須勒此堂堂燕然石在其漫浪出山落身枵瓠問官官靡問吏吏荒而民氣則憒憒未醒絲棼莫理如之何其淑後也明公惠念疇昔肘後丹訣其肯為某愛邪臨風切切亟拂吏筌具酬潦約歲晚寒驕願言金玉體府壽此宗廟社稷之身宣豈無骫骳者三

肅以請

某去年在宣州一江上下幸甚數數相聞然所甚恨者

過湖口時不能轉江西四十里拜屏下共登琵琶亭以庶幾英豪之下風也未幾召去又未幾汰歸一出一處為天下笑知心千里外當亦謂何某比者伏審晉承密旨升直淵圖詔璽申褒鋒車交趣共惟驩慶某官闕西遺老江表偉人崎嶇諸葛之兵間氣吞河渭偃蹇元規之坐處目盡江淮天方祚宋襄戎解嚴公歸本朝坐帷幄老成謀國處置得宜使姦雄伐謀兵端不開將社稷實受其福某婁緯小心一飯三禱屏伏深山幸不見棄

於君子專使遠來持書問勞將意孔厚猿鶴爲驚區區心拜高誼而杜門齾齾未知所以爲報也九江未除人想當宁急賢應不俟代其嘉與海内延頸大用倘得衣被餘光遂爲太平幸民公賜大矣江空如許執筆茫然相望一方精神馳往

回潘檢閲

某伏以歲華晼晚春事權輿共惟某官鏤玉晶熒凝旒簡注神之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濃熏鶗尾酬敬腆施

曩從集英殿門吾榜得人以執事重海臺沙合雲月相輝至今斗牛猶有光氣顧山林僻左鬻鴈悠悠天際碧雲明發不寐千里眉目忽照宛陵爲之矍然以喜欽以其官歛崑崙以爲神氣捲溟渤以爲波濤玉質金相宛乎無自眩之色泉清松茂浩然有難進之風乃今紬石室之祕藏爲籀書而出色視周六典作宋一經南豐以史學稱進裁大典安定非他人比宜在經筵其鶴夢正臞起廢出坎循牆亦獲被命於征郡枵然虛眞山凋水

瘵處也敏手爬梳猶懼不蔇況不穎之尤者乎不規而頌非所敢望於同年也稟酬崖約寧不嗣音願言努力明德對揚王休有昭亭委戒其敢不肅

回鍾編校堯俞（字君俞號方岩）

某曉汲凍清以贄萬一之謝首干穹勺某兩年山中風月晃朗望太乙光氣九霄吾書無翰不能時一飛到梅花月影忽疑是君而米家第二帖至矣施稠報眇自省歃如尊執事以黼黻雲漢之胸試金玉典墳之手駕輕

就重拾級升高此逢掖之至榮而搢紳之交羡曾子固晉裁大典為史學優胡康闕宜在經筵非他人比其鶴夢正寒大化驅之出自湖涉江風帆回薄四十程乃抵宣山凋水瘵眇兮愁予斂手爬梳猶懼不旣況不穎之尤者乎高明局外之見何以教之滿硯冰澌濡毫如帚尚規嗣音以寫繾綣

回吳制帥華號恕齋

某林慚澗愧貿貿比來幸甚在玉節照臨之末九華山

下蹉跌望塵拜手雙魚分隔雲漢敢圖下士盛心超越
昭代襃䘓鄭重闕位貌於不有方驚喜未定閶五雲寵
靈自玉麟堂翩然賁之所施所蒙非敵已以下所可得
道德之味流注翰墨使人之意也消㦤齋先生允文允
武之才有體有用之學以王謝之衣冠而接風流於江
左以朱程之講貫而窺閫奥於魯東顧今吏道便熟袂
帷成雲崇詩書而抑刀筆坐俎豆而行甲兵鐵壁東南
公其天人也耶經制西事當在朝廷錫命師中不如歸

哀其敢誦所聞其生也晚於一世封胡羯末之勝幸甚
皆得下拜而於怒齋識獨早眷尤厚癸亥之望神皋戊
辰之陪紫禁又其後來事也今則以列郡而事崇垣何
敢仰綴宿昔食芹之美豈無是心非所得僭詎謂臺魄
駢羅光照下國自上而施之足以為德其敢不三肅使
人恭承嘉貺若夫以往復為禮則誼之所不敢出也謹
三熏三沐祇酹主書干瀆清嚴臨風愧悚

回宣州洪倅

其馳想芝山屹立如鸞坡鳳閣代有英妙不自意天惠
宛陵朱紱斯皇乃肯共堂下探梅清致亭亭雲月邀我
敬山不後不先未有如斯之巧者也伏惟執事日光玉
潔之襟繩直準平之度車堅御良之材真所謂喬木百
圍秀色干霄望清都太微之垣維尺有咫課丹峴緹屏
之最當階而升胡尚綰於緋魚來同看於黃鶴意者康
沂之歌愈出愈偉有相之道實畀之以藥石枵然郡政
之闕者乎思昔頻水霄立其間而正獻以賢行佐理至

今談者猶橋舌不下其於鄉之典刑無能為役而吾執事則真其人也前茅在道旗旄舒舒顧疾其驅降此未見至於乘珠委睨鄭甚於先施覺光氣烱烱衝貫斗牛矣懼弗敢當亟鍾鼎而歸於瑶華之側區區甫此滌篆排冗占酧崖畧是悉

文山集卷六